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説卷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二十五 經部

論語集說卷七

永嘉蔡節編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勞去聲

集曰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先之也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之也正已之行而率之之謂先因民之事而勉之之謂勞 東溪劉氏 先之則民知所從勞

之則民知所勸子路猶以為未足而請益焉故夫子以無倦終之欲其於斯二者持之以久也東谷鄭氏武夷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夫子益之以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切舍上聲

節釋曰有司衆職也先有司委任而責成之也過失誤也賢謂有德才謂有能也有司必先之則各

知展布而舉其所職矣小過必赦之則各知懲創而效其所長矣賢才必舉之則德者能者集於上而共成其治矣仲弓惟慮無以盡得夫賢才故夫子告以姑自舉其所知則其所不知者人將舉之而不肯舍矣仲弓所言是以一巳之所知為知也夫子所言是以衆人之所知為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中並去聲

集曰衛君出公輒也迂謂遠於事情野謂鄙俗晦菴朱氏

不中謂刑罰失當錯置也苟苟且也邢氏疏

輒子而蒯聵父父子爭國逆天理亂人倫君臣父子之名不正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子路以為

迂而難行孔子責其識見之鄙不能闕疑而率爾

妄對於是歷言名之不可以不正櫟山黄氏朱氏蓋名不

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龜山楊氏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

興則必從事於刑罰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錯其手足矣成都范氏為政不至於興禮樂錯刑罰不東溪劉氏曰孔子

止也子路果欲捨正名而為政其將以立事乎興禮

樂乎清刑罰乎名一不正則是數者皆不能以有

行也故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其可以苟乎哉

東谷鄭氏　集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其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使夫子當時果為政於衛其將周旋於聵輒之間使輒辭位而納蒯聵則輒無拒父之名蒯聵思得罪之由而不受其遜則聵無爭國之醜請命於天子立郢而君之允合國人之情而不廢靈公之命名正而言順矣　致堂胡氏黄氏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並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切焉於虔切

集曰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老農老圃謂老於為農圃者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故曰襁負

註疏樊遲蓋欲為許行之學與民並耕者也然不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夫子以小人譏之而有及於禮義信之語晦菴朱氏曰農圃小人之事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上

之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乎恭遜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亦將願為之氓矣其與役心於稼圃所得孰多邪然必俟其出而後言者何也因其有問也自謂老農老圃之不如則固已拒之矣遲不知復問慮其終不喻也故又申言以警之_{櫟山黄氏}

南軒張氏
龜山楊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集曰使謂奉命出使也專主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長於風喻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晦菴

朱氏苟授之以政而不達是不能有行也使於四方而不能專對是不能有言也窮經將以致用既不

能行之又不能言之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爾雖多不足貴也成都范氏伊川程子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並去聲

集曰令教令也何氏註從違之本不係乎令係乎吾身之正不正爾南軒張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集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是時衰亂政亦相若兄弟之云蓋歎之也晦菴朱氏東溪劉氏曰

此言魯衛不但為兄弟之國其政亦兄弟也

節齋史記載此語在魯哀公衛出公之年時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衛之父不父子不子二國之政無大相遠故夫子云然其後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少音小

集曰荆衛公子也居室者處家也邢氏疏合者財之聚也完者物之備也美者用之飾也□□洪氏苟者苟

且粗足之謂也平都李氏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必善乎其事者也致堂胡氏然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茍焉隨其所寓而無容心於其間非賢而能之乎本南軒張氏説凡物欲之移人未嘗不以其漸能戒於始有而不能戒於少有能戒於少有而不能戒於富有終亦必侈而已矣今每進而未嘗為之變此所以為善居室南山王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集曰孔子之衞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庶衆也言人民庶繁也加益也邢氏疏庶矣而不富則無以養民之身故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矣而不教則無以養民之心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晦菴朱氏庶矣則富之富矣則教之聖人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有其序也南軒張氏　□□曾氏曰庶矣哉一言人多以為常談而置之冉有乃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知既庶矣則當富之既富矣則當教之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居之切

集曰苟誠也邢氏疏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可之辭晦菴朱氏朞月而可言綱紀布也三年有成言治功成也伊川程子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河南尹氏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集曰善人為邦以善化民者也槃山黄氏百年相繼而

久也朱氏晦菴勝殘謂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不用刑殺也王氏註積善人百年涵養之功而後可以勝殘去殺矣黃氏節謂古有是言夫子引以實之蓋深明夫為邦者之不可要近效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風移俗易而天下莫不歸於仁也此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何以能致邢氏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節謂善人涵養至於百年王者化成又曰必世蓋其化有淺深故其效有遲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集曰政之本在身身正則政立矣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河南尹氏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集曰退朝謂冉有從季氏自魯君之朝而退也周氏

註 鄭氏註謂冉有臣於季氏故以為季氏之朝諸儒多祖鄭氏之説節謂卿大夫有家爾季氏魯卿也安得謂之朝邪此必魯君之朝也案左氏傳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季孫使冉求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冉有為季氏家臣固無朝魯君之理然以此考之乃從季氏自魯朝而退也觀有政一言其為公朝又可知矣

晏晚也以用也邢氏疏 節謂大者為政小者為事冉有退朝夫子異其晚而問之冉有以有政對夫子不謂之政而謂之事者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夫子嘗為魯大夫如其有政尚得以與聞之今不得而與聞必其事而已味夫子

之言意不但辨政與事之不同蓋亦有所譏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幾並居希切易喪並去聲樂音洛

集曰幾近也邢氏疏三桓之僭至定公時極矣四分公室而有之魯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桓也以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為問其意深矣夫子知其意則以為一言之發而邦遽興喪不可若是其近也為君難為臣不易人固有是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則兢業以持之不敢有玩易之心未有不自是而興邦者也此其所以為近也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晦菴朱氏曰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人固有是

言也如言善而莫之違則固善矣如言之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謟未有不自是而喪邦者也此其所以為近也一言之美惡邦未必可以遽興喪也而興喪之端實基於此聖人之言含蓄無弊既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必曰如知為君之難也而後以為幾焉既曰唯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為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東谷鄭氏晦菴朱氏成都范氏上蔡謝氏南軒張氏永

嘉戴氏曰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此不可不謹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舒涉切　說音悅）

集曰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晦菴朱氏）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集曰莒父魯邑名（鄭氏註）欲事之速成則反不達見

小利而苟就焉則反以害大事矣朱氏晦菴子夏規模近小故夫子告之以此蓋欲務其遠者大者也石林葉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舒涉切語為並去聲

集曰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證謂指其事而實之也邢氏疏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正也故

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晦菴朱氏節謂證父攘羊則有反於天理而非所謂直矣世俗徇於事而昧於理乃指以為直此夫子所以深辨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集曰居處平居之時也執事主執其事也與人交際乎人也仁人心也恭敬忠皆此心之存也之往也白石錢氏曰恭見於外敬存於中晦菴朱氏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蓋心無乎而不在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不以之夷狄而棄之則持養既久無少間斷仁其在是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行己之行如字使弟行並去聲硜苦耕切筲所交切筭悉亂切

集曰果必行也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晦菴朱氏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鄭氏註漢書傳賛筭作選顏曰選數也子貢之意蓋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以行已有恥使不辱命此則本立而能達於用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則本立而未見於用者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則於本於用雖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三者之

淺深雖不同凡皆務實之事故夫子隨其問而有取焉或問硜硜小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朱氏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設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今之從政者葢如魯三家之屬其志在於利祿故曰斗筲之人何足筭也子貢之問每下夫子故以此警之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説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並音絹

集曰中行者由中道而行也□□龔氏狂者志願太高

而行不掩也狷者執守太固而知未明也聖人本欲得中行者而教之然中行既不可得故思得狂狷之人也狂者進取則可與之為善狷者有所不為則不至於為惡因其志節而裁抑激厲之猶可以進夫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切夫音扶

集曰南人南國之人也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

醫所以寄死生人而無恒雖巫醫之賤猶不可為
況其他乎孔子所以稱其言而善之晦菴朱氏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恒胡登切
節釋曰上二句易恒卦九三爻辭也下繫以子曰
者所以別易文也承受也羞辱也言人無恒德則
羞辱有時而至占驗也夫子之意以為無恒之人
必受羞辱此理甚明人自不驗之耳苟知驗之則
必能恒厥德而遠恥辱矣

又曰此章連上章諸家合為一今從東溪劉氏分為兩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曰可否相濟曰和彼此相比曰同和順理同徇情也東溪劉氏君子以道合主於和而已而未甞以茍同也小人以利合茍於同而已亦安有所謂和哉

櫟山黄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集曰鄉人之善惡不同故其好惡亦異今有人焉其鄉人皆好之也夫使善人好之固可取也茍不善人而亦好之焉必其人有詭隨徇俗之行也其鄉人皆惡之也夫使不善人惡之固無傷也茍善人而亦惡之焉必其人有崖異絶世之行也（平都李氏）故鄉人皆好之皆惡之其好惡未必當也未足以

見其人也唯善人好之而不善人惡之則其為君子也審矣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並去聲說音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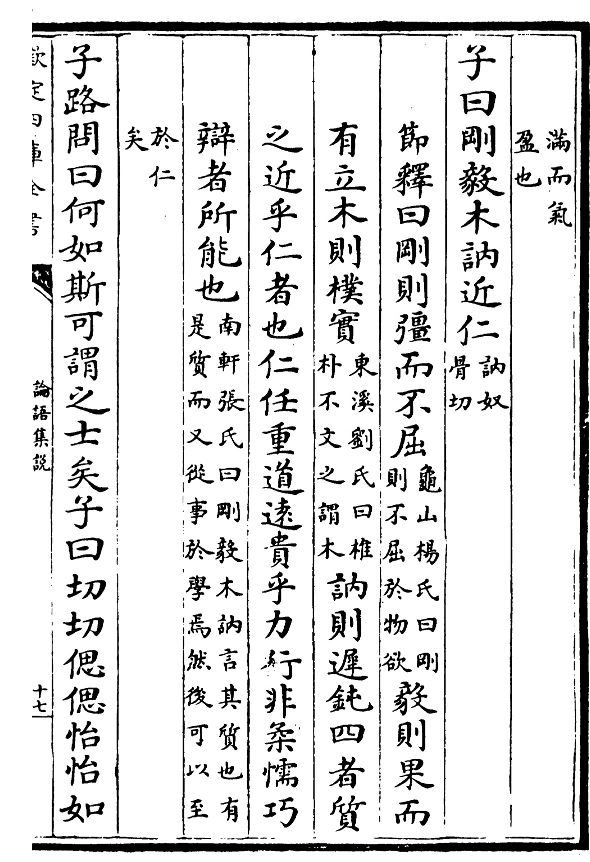
集曰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晦菴朱氏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難事易說者反是

君子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

之不以道則不説所以為難説若小人則徇一已之私而已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所以為易説君子不求備於人故使人則器之所以為易事若小人則責人無已必故使人必求備焉所以為難事南軒張氏 朱氏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集曰泰安舒也驕矜肆也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



滿而氣盈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訥奴骨切

節釋曰剛則彊而不屈龜山楊氏曰剛則不屈於物欲毅則果而有立木則樸實東溪劉氏曰椎朴不文之謂木訥則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任重道遠貴乎力行非柔懦巧辯者所能也南軒張氏曰剛毅木訥言其質也有是質而又從事於學焉然後可以至於仁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偲並息茲切怡並與之切

節釋曰切切者誠意之懇到也偲偲者思慮之詳審也怡怡者意氣之平夷容色之和悅也此皆子路所不足故夫子因其問士而告之復借朋友兄弟以發明其㫖所謂切切偲偲者若朋友之篤誠意審思慮以相成也所謂怡怡者若兄弟之平意氣和容色以相親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集曰即就也戎兵也包氏註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則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晦菴朱氏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伊川程子然善人教民七年之久而僅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南軒張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曰以用也民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集曰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行道以濟時而未免於素餐邦無道不能儉德以避難而未免於苟祿二者均之為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告之以廣其志焉耳本晦菴朱氏說

又曰憲問獨不記姓豈自紀其所聞與凡問更端必題其人以别之而克伐怨欲之問不題則憲之自記明矣東溪劉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曰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也伐自矜也怨忿恨也欲貪欲也難謂用力之難也憲問有是四者能制之而不行亦可謂之仁否夫子止

告之可以為難而仁則不知也葢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晦菴朱氏伊川程子曰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克己之事求仁之方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集曰居謂意所便安處晦菴朱氏士志於道而已居非所懷也檗山黄氏懷居者志不立矣其何以為士乎南軒

張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集曰危峻厲也孫和婉也君子介然守道不渝故其行不以邦之有道無道而改若言則有時而可孫焉南軒張氏有道之時言不危則非所以憂治世而警明主至於無道之時而危言以犯世之所忌則殆矣東溪劉氏危言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言非阿諛也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是也危行所以潔身孫

言所以遠害□□洪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集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必有言自口耳得者徒言而已故不必有德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故必有勇以血氣勝者徒勇而已故不必有仁晦菴朱氏東溪劉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切羿音詣奡五報切盪土浪切並

集曰南宫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左氏傳作澆浞之子也盪行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晦菴

朱氏　南軒張氏曰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行事之實也　羿奡以力而

亡禹稷以德而興适之云然其去取已審矣夫子雖不荅可也及其出也則以為君子以為尚德所以深許之也欒山黄氏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集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之者深豈復有仁者哉南軒張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平聲

集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東坡蘇氏）愛而勞之以就其才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誨之以規其過則其為忠也大矣（東溪劉氏）君子之於人忠愛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南軒張氏）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切諶時林切創初亮切論盧昆切）

集曰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世叔游吉也春秋

傳作子太叔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為命謂為辭命也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修飾謂增損之也潤色謂加以文釆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向使人執已見自恃其才或損益於一言必以為歉議不克合其能斷國論乎夫子於此不獨稱鄭國之能用賢又以見四子能協心

以濟公家之事也 晦菴朱氏 蘗山黄氏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 駢部田切 食音嗣

集曰子西楚公子申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 註疏 子産之政不專於寛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葢舉其重者言也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

後卒召白公以致禍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威公奪伯氏食邑三百家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雖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也晦菴朱氏蓋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易而能服伯氏之心難故後言如其仁而此謂之人也石林葉氏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朱氏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集曰貧逆境無怨則難富順境無驕則易白石錢氏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于貧而無怨非内有所安者不能也南軒張氏勉於其難而不忽於其易則可以處貧富矣晦菴朱氏張氏曰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焉能保其中之無怨邪蓋一毫有所不平於其中皆為怨也故貧無諂易貧無怨難無怨則能樂矣　朱氏曰諂之病甚於怨無怨之難則甚於無諂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綽昌約切

集曰公綽魯大夫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大家之老地閒事簡故公綽居之則有餘小國大夫職重事繁故公綽居之則不足

本晦菴朱氏說 龜山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卞皮變切要於霄切

集曰成人猶言全人也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莊子魯卞邑大夫言有能兼四子之長知足以明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内而文見於外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晦菴朱氏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也致堂胡氏東谷鄭氏曰以何必然三字觀之必子路之言也見利思義臨財

無苟得也見危授命臨難無苟免也河南尹氏或曰授與也言危難之事當死則死之若與彼命然故曰授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朱氏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義不渝也槃山黄氏此蓋子路自言其善而為此辭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胡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

其然豈其然乎厭並於艷切樂音洛

集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孔氏註夫子指文子也邢氏疏過謂過其實也厭謂厭其煩多也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衛人言其不言不笑不取意其必廉靜之士也孔子疑而質之公明賈賈謂告者之言失之過矣文子未嘗不言不笑不取也特是三者各當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然此必盛德之至故發而皆

中節也文子雖賢疑未及此聖人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曰其然信其然則美矣曰豈其然乎恐其未能如是爾本晦菴朱氏說　東坡蘇氏曰凡事之因物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集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為後為之立後也要

有挾而求也晦菴朱氏左氏傳武仲出奔自邾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茍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臧武仲自邾入防甲辭請後疑若非要君者然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後之立非已之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魯人從之亦不獲已爾孔子所以正其無上之罪而誅其意也成都范氏櫟山黄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並古穴切

集曰晉文公名重耳齊威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

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晦菴朱氏以春秋温之會及首止之盟觀之可以辨二公之譎正矣晉文公當周室衰弱之時温之會帥天下諸侯欲以朝王然召王而就之因以示彊大於諸侯上下之分紊亂甚矣是譎而不正也齊威公以惠王嬖於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遂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公義所在惠王不得而私焉是正而不譎也春秋之書蓋亦

屬辭比事也觀其曰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直辭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婉辭書之亦可以求聖人之意矣

饒山黄氏　南軒張氏曰二君以功利為心為三王之罪人則同然論其行事有譎正之異則晉文固下於齊桓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糾並居黝切召音邵與平聲相並去聲被皮寄切衽而審切

集曰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晦菴朱氏如其仁如其所成之仁也再言之者酌之之辭也白石錢氏相輔相也霸長也匡正也尊王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縊也匹夫匹婦徒執小信知有死而已莫

之知者不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朱氏節

謂九合諸侯蓋衣裳之會自魯莊公十五年會鄄至僖公九年會葵丘凡九會是也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註云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寗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宋左氏傳莊公十五年復會于鄄齊始霸也自此會至葵丘則為九耳

齊僖公薨子襄公立公子小白公子糾皆襄公庶弟也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魯人納公子糾未克而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國人立之是為威公使魯殺公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威公以為相公子糾之爭國固不得為是威公之殺公子糾其不仁亦甚矣春秋魯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致堂胡氏曰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子路與子貢意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而相威公背死從生不得為仁也夫子歷言管仲有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之功既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皆所以深許之也至又言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夫不責管仲以死而許其功豈非以公子糾未嘗為世子管召雖公子糾之傅而君臣之義未正亦可以無死者與審校其本末夫子所以許管仲者可識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

以為文矣_{僎士免切}

集曰大夫僎文子家臣公公朝也謚法有以錫民爵位曰文者_{註疏}家臣之賤文子引之為大夫與已同升於公朝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謚之曰文不亦宜乎_{□□洪氏曰公叔文子之謚衛君特以其修班制交四鄰不辱社稷而謚之曰文夫子乃以大夫僎之同升為文子之文斯當其實矣白石錢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賔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夫音扶喪去聲

集曰康子季康子也邢氏疏喪失位也仲叔圉孔文子也晦菴朱氏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言人才之足恃也以衛靈公之無道得三人者而任之交隣以修好奉先以報本整軍以禦侮相與持危而扶顛其不失國也宜矣槃山黄氏朱氏曰三人者其才皆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怍在各切

集曰怍慚也馬氏註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

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_{晦菴朱氏}此二語

夫子譏當時之人好大言而無實用者爾_{明道程子}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

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_{朝音潮告夫之夫並音扶}

集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討謂討其

罪也三子三家也之三子之之訓往臣弑其君人

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當陳成子弑逆之時孔子居魯雖已告老猶沐浴而朝請於哀公以討之然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又不能自命三子詔以大義反使孔子往告之孔子以為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則是告哀公者夫子之志也告三子者非夫子志也君命也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明矣告夫三子則事必不從然君命不可不致也

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况以君命之重雖欲不告而不可得已其所以警三子者深矣晦菴朱氏

欒山黄氏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曰犯謂犯顔諫争晦菴朱氏盡誠而不欺犯顔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在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則誠信充積或不得已而犯之必有以感動也若誠

信不足而於事君之道未盡徒欲以犯顔爲事則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也故告之以勿欺爲主焉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曰上達謂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也下達謂小人徇人欲故日流乎汙下也本横渠張子藍田吕氏說

山楊氏曰孜孜爲善則爲舜非上達與孜孜爲利則爲跖非下達與龜

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並去聲

集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伊川

程子聖人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未有若此之明切者於此辨别而省察之庶乎不昧於所從矣晦菴朱氏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音渠使並去聲

集曰伯玉衛大夫姓蘧名瑗孔氏註與之坐敬其主

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欲寡其過而未能則其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有志於克己者莫知此味也使者之言愈自卑使者言無溢辭而意有餘味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也晦菴朱氏致堂胡氏曰欲寡過未能乃伯玉心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符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于此成都范氏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曰位非獨禄位之稱凡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為不出其位也南軒張氏　勉齋黄氏曰位身所處之地越所處而思則為出位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集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恥其言者常恐不及於行也過其行者常使有餘於言也

晦菴朱氏 勉齋黄氏曰言易放故常恥行難盡故當過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知去聲

集曰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邢氏疏聖人責已所以勉人也成都范氏自道之道言也晦菴朱氏節謂子貢云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爾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集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則

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晦菴朱氏賜也賢乎哉以方人為能也夫我則不暇以治己為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賜也宜知所擇焉東谷鄭氏東溪劉氏曰學道者汲汲乎治身而已庸有暇於品藻乎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節釋曰知不知在人能不能在己已有能則人自知之矣故人之不已知非所患而已之不能則可患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節釋曰先事而迎之之謂逆詐者計之詭者也以意而度之之謂億不信者言之妄者也不逆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抑反語辭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固誠於待人矣然苟無先見之明則人之果詐也果不信也吾且受其欺矣故必曰先覺之是賢者以其燭理既盡物無遁情猶鑑明于此而妍醜自不能隱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與平聲

集曰微生姓畝名包氏註栖栖猶依依也為佞言務為口給以悦人也疾惡也固執一不通也晦菴朱氏畝蓋遺世之士其視夫子轍環天下若栖栖然欲行其説固宜指以為佞也然槩以聖人之道畝之獨善其身無意於世亦固執而不知變爾果孰得孰失乎觀其名夫子而語之夫子卑辭以對蓋亦鄉黨有齒德者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故言疾固以警之槃山黄氏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几利切稱平聲

集曰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邢氏疏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亦奚足尚哉河南尹氏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集曰德謂恩惠也報復也鄭氏註以德報怨可謂厚矣然於其所怨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如是則怨德之報皆有不得其平者故必以直而報怨以德而報德而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

嘗不厚也晦菴朱氏節謂以直報怨云者亦曰報其所當報者爾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音扶

集曰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以夫子之聖人何為而不知之夫子語以不怨天不尤人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伊川程子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南軒張氏曰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篤於其在己者而已人雖曰不

我知而天則知之也本南軒張氏 橫渠張子說節謂此亦夫子

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

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朝音潮與並平聲

集曰公伯寮字子周魯人也子服景伯子服氏景

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愬無譖意以告以其事

告孔子也夫子指季孫而言也肆陳尸也鄭氏曰有罪既

刑陳其尸曰肆言欲使季孫誅寮邢氏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與於其間哉

南軒張氏聖人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公伯寮耳

晦菴朱氏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辟音避

集曰辟謂辟而去之也辟世天下無道則隐也辟地去亂國適治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也辟言有違言則去也晦菴朱氏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

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明道程子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曰李氏曰作起也白石錢氏曰作如見幾而作之作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為誰以上下文推之意其為隱者而發耳晦菴朱氏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集曰夜止曰宿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者

隐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言孔子知世之不可為而强為之者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轍環天下非不知道之難行而皇皇於斯世者亦以時無不可為而道亦不可已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去聲蕢奇愧切硜苦耕切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

揭起例切

集曰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隱士也有心哉擊磬乎謂夫子冀衛用已也鄙小也硜硜堅確之意斯已之已止也深則厲淺則揭廣韻云以衣渡水由膝以上為厲褰衣渡水由膝以下曰揭此邶風匏有苦葉之詩也人不已知則當已亦猶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也果者果於忘世也末無也晦菴朱氏夫子皇皇斯世孰為已知所以轍環天下非得已而不已也心乎生民而已檗山

黄氏自離世絶物者言世莫知而猶有求者宜其鄙且小也然斂一巳以自善恝然棄天下而不顧亦果而巳矣非聖人所難也夫子自魯之衛往返以見靈公者四固知靈公無道每遲留而不忍遽絶者亦曰盡吾心焉耳石林葉氏

又曰人雖不我知在夫子未始忘天下也時雖不可為在夫子固有為之之道也東谷鄭氏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薨呼肱切

集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晦菴朱氏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非所患矣致堂胡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並去聲

集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也上蔡謝氏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以安百姓脩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曰君子之道不越乎修已以敬而已蓋一於篤敬則修已之道盡推之家國以及於天下皆是道也極其至而天地位萬物育况於安人安百姓者乎修已以敬一語言君子之道本諸身理亦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已以安人安人

是己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無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内堯舜固欲己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無窮意南軒張氏 致堂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叩音口脛其定切

集曰原壤魯人孔子之故人也夷蹲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幼少也長大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叩擊也脛足骨也邢氏疏晦菴朱氏以杖叩其脛門人所記也猶指其掌之義岷隐戴氏禮記載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弗聞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見夫子來夷踞以待之夫子責之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因以所曳之杖擊其脛使

斂其足而不踞耳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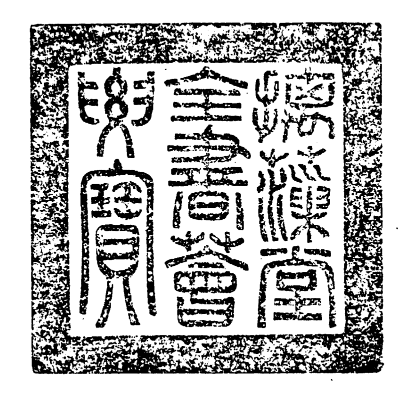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益者與之與平聲

集曰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出入傳賓主之言者也邢氏疏益進也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夫子言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隨不敢與先生並也今居位而並

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非能以求益也是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也

南軒張氏
晦菴朱氏

論語集說卷七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說卷八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二十六 經部

論語集說卷八

永嘉蔡節編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陳從並去聲 見賢遍切

集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木器祭以薦肉者俎豆皆禮器絶乏也糧食也興起也固窮謂固守其困窮也濫猶泛溢謂失其所守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與夫子之旨趣背馳夫子所以荅之者則以已之所學不在此而在彼也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禮之所寓而敎之所由興至若軍旅之事則非君子之所當先者矣以其言之不合也故明日遂行焉去衛適陳絶糧而從者

病子路之愠以爲夫子之徳之盛疑其不當窮也夫子答以君子小人皆有窮時特君子能固守而小人則濫溢而爲非矣本註疏河南尹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説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女音汝識音志與並平聲

集曰子貢之學博矣夫子欲其知所歸也故設爲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之問以發之子貢方信而忽疑盖其學之所積至是將有得也意其於一事

一物之中亦知夫理之各有攸當特未知衆理本一理耳故夫子以一貫告之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謂貫則是理行乎事物之間而無有不通者也晦菴朱氏節謂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然衆理本一理也能即其理而求之則雖事事物物之萬殊而亦無所不通矣

又曰夫子於曾子不待問而直告之以一貫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亦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造

有淺深夫子告之之意亦異於參也則以道言所以達其至於賜也則以學識言所以廸其歸各當其可而已 河南尹氏 南軒張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集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 晦菴朱氏 知者如飲食之知味也 南軒張氏 夫子每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今又曰知德者鮮矣蓋謂人非但不能好德而能知德者亦鮮也惟其知之鮮故好之者未之見

也若誠有以知之則亦誠有以好之矣槃山黃氏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節釋曰無爲言不待有所作爲也恭己正南面言德容之盛無愧於居天子之正位也獨舉舜以爲言者舜紹堯之後法度彰禮樂著盡循堯道任五臣之賢此其所以能無爲也夫舜亦何所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行篤敬之行行不篤敬之行並去聲貊亡百切參七南切夫音扶

集曰蠻南蠻貊北狄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州行字猶曰不行於妻子之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言與我相參也輿車輿也倚依也衡軛也紳大帶之垂者書諸紳以示不忘也子

張之問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諸其身而言之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雖之蠻貊可也反是則州里尚不可行況蠻貊乎參前倚衡言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而未嘗相離一言一行自然無非忠信篤敬夫如是而後可行也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伊川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

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卷音捲

集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卷收也懷藏也晦菴朱氏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知伸而不知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則能因時而屈伸故謂之君子南軒張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集曰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南軒張氏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集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行也夫是謂之志士龜山楊氏仁人則成德之人也仁者心之德求生以害仁則身雖存而心之德亡矣殺身以成仁則身雖死而心德之全天理之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仁人之於仁如饑食渴飲然也志士之於仁亦能擇而處之矣二者地位雖不同要皆知所取舍故求生害仁所必無

也殺身成仁則有之矣言有者亦可見仁者未必皆殺身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説　伊川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集曰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南軒張氏賢以行言仁以德言輔仁之器孰利於此龜山楊氏夫子所答爲仁之資而已伊川程子

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輅音路遠去聲

集曰行猶用也邢氏疏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是月也得四時之始萬物初生之候故特有取焉晦菴朱氏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或曰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黄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發生之功也歴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以言乎天地則生物之功著以

言乎人則作事之序明故以爲一歲之首焉此孔子所以有取於夏時也輅者大車之名商輅木輅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於侈不若商輅之爲質也邢氏曰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氏云大輅木輅也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黄帝時已有之制度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文而不以爲過也韶舜樂名取其盡善盡美也鄭聲鄭國之音也佞人諂巧之人也放謂屏去之也遠謂斥絕之也淫亂也殆危也

夏時商輅周冕韶樂此夫子斟酌四代帝王之制而從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然法度禮樂猶是也所以不能常保其治而亂亡隨之者鄭聲佞人有以惑其耳目而蠱其心志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禮樂可以興行而無斁矣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曰先事而為之慮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用之陳氏惟遠慮者可以無近憂上蔡謝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並去聲

節釋曰夫子前既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是猶幸其或見之也今又言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至是以其終未得見之故重爲之歎息云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與立之與如字

集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也晦菴朱氏　非其有而有之故曰竊位天位也當與賢者共之不可私而有也臧文仲居大夫之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薦之與並立於朝是竊據其位者也漢上朱氏

節釋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諸公夫子謂之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謂之竊位二子之設心蓋有爲國爲己之不同也若文仲者有愧於文子多矣後之事君者宜以文子爲法

文仲爲戒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集曰躬身也邢氏疏人所以多怨者以不能自反而責望於人者厚也誠能薄於責人而厚於自責焉則怨自遠矣漢上朱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

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河東侯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慧胡桂切

集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羣居之益爲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之間不求爲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言行如是是難與共處也苟與之共處久則俱化矣本南軒張氏說　晦菴朱氏曰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欺僞巧詐之機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節釋曰君子所以制事者義而已故以義爲體禮以行之所以節此也孫以出之所以和此也信以成之所以實此也四者具故曰君子哉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此曰義以為質蓋以制事而言則以義為體合敬義而言則以敬為體義為用讀者詳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集曰病猶患也邢氏疏人之病在不修己而好求人

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曰疾猶病也沒猶盡也稱謂見稱於人也何氏註名者所以命其實也有實必有名君子學以為已雖不求人之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矣故君子疾諸南軒張氏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集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已小人無適而非求諸

人求諸已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南軒張氏

又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之者亦反諸已而已矣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之意龜山楊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集曰矜矜莊也包氏註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

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屷已嚴而濟之以和故雖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行之以公故雖羣而不黨唯敬者能處此而勿失也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曰言雖是而人則非故人不以言而舉者知人也人雖非而言則是故言不以人而廢者知言也石林葉氏 岷隱戴氏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曰學貴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夫子恕之一言是乃求仁之方也河南尹氏推己之心以及物其爲用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晦菴朱氏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並平聲

集曰毀者惡未至此而過詆之譽者善未及此而

騶稱之南軒張氏斯此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言我之於人何所毁而何所譽乎其或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以驗其實矣今此之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吾安得而容其私哉朱氏曰聖人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毁則必無也譽則或有之矣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毁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

集曰有馬者借人乘之此史之闕文也夫子謂始時猶及見此今則亡之無復古意矣惜其以私見去之也黄氏欒山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曰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廸德者以謹言為先當大事者以懲忿為本南軒張氏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集曰天下之善惡有若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然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必察也取於衆而察於獨善惡斯無遁矣南軒張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曰弘者廓而大之也人心有覺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斯言蓋欲人以道為己任爾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曰過而能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存斯為過矣南軒張氏節謂夫子斯言豈曰有過而未謂之過必待不改而後謂之過邪蓋以過者人之所不免知過而必改則為可貴耳此所以誘夫人勇於改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集曰學與思常相須此非以思爲無益也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先之則無益耳葢學而後思則其思也有畔故思愈精而學愈明若不學而徒思祗見其汗漫而無所依據矣故曰不如學也即已而言所以教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切）

節釋曰謀者有所思爲也餒飢也此言君子當以

謀道爲心而不當以謀食爲心以謀食爲心譬之耕者本以求食也然歳有凶荒而餒存焉則有時而不得食矣以謀道爲心雖非所以求禄也然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學之既充鮮有不得夫禄者由此言之則君子之所憂者在不得乎道而已而貧非所憂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

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去聲涖力至切）

集曰涖臨也謂臨民也動之謂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晦菴朱氏）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爲政始末（伊川程子）節謂此言政理也知及之所見明徹也仁守之所行堅定也莊以涖之則表儀正矣禮以動之則風化形矣知及之固有以得夫爲政之理仁不能守之則必失之矣知及之仁能守之則理明而政立矣然臨民者不以莊則民慢其上而政不

行矣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固足以為政矣然動民者不以禮而民未至於化焉則亦非政之善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節釋曰此言君子小人之知識器量也君子之知識器量恢廣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之器量知識淺狹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集曰甚猶過也蹈猶履也邢氏疏節謂人非水火不生活則水火固不可一日無也然仁人心也是心其可一日無乎一日而非水火不過口腹有飢渴之害而已一日而非仁則失其本心而不足以為人矣此民之於仁所以甚於水火也又況水能溺火能焚雖能以養人亦能以害人仁之所以異於

水火者以其有以成乎人而無所害乎人也故蹈水火而死者吾見之矣蹈仁而死者吾未之見也亦何憚而不肯爲仁乎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曰當仁以仁爲已任也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仁則已之當爲雖師在焉亦且不讓此蓋言爲仁之急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夫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南軒張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曰食禄也後其食謂以食爲後也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食非所計也若曰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事君之義矣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有教無類

集曰所禀之質雖有不同然未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彊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故曰有敎無類南軒張氏　東溪劉氏曰天地不擇草木而雨露均焉聖人之教亦猶是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節釋曰道同則可相為謀矣道不同其所趨異也

所趨者異則我之不能為彼謀亦猶彼之不能為我謀也烏在其相為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曰辭辭章也辭取其達意而止過是則徇於辭而反害於理矣南軒張氏 勉齋黄氏曰其曰達而已矣亦非通於理者不能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見賢遍切道與之與平聲相去聲

集曰師樂師冕名蓋瞽者也某某人也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師冕之見夫子以其瞽而無所見也故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之人子張見而問焉夫子語以相瞽者之道當如是爾聖人豈作意而為之哉亦曰盡其道而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

又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

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為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造次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葢無往而非是矣南軒張氏

季氏第十六凡一十三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顓並音專臾並音俞見賢遍切過與之與並平聲夫顓臾之夫今夫之夫疾夫之夫夫夫如是之夫並音扶任平聲焉於虔切相並去聲兕徐履切柙戶甲切櫝音獨費音祕舍上聲

集曰顓臾國名魯之附庸也無乃乃也爾汝也夫

子指季孫也周任古良史也陳布也列位也相家相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周任之言也兕野牛也柙檻也龜大龜也玉寶玉也櫝匱也固謂城郭堅完也費季氏之私邑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寡謂土狹民少也貧謂財用不足也均謂君臣上下各得其分也安謂上下相安也和謂上下相睦也傾傾覆也分崩離析謂公室四分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門内之屏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謂伐

之也由求爲季氏家臣故以告孔子孔子首呼求以責之豈求在季氏之門爲用事者邪蒙山在魯地之東故曰東蒙先王以是封顓臾使主其祭又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或曰社稷所恃以存者故曰社稷臣非季氏所當伐也求實爲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引周任之言謂陳其材力以就其列位苟不能則當止也爲人之相不扶其顛而持其危則安所用之吾二臣不欲之語求之言過矣譬如

虎兕在柙而逸龜玉在櫝而毁典守者安得而辭其責哉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自解者至矣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其情終不能掩也託為慮患之辭以蓋夫貪利之說此則君子之所疾也有國有家者非土狹民少之為患患上下之不均爾非財用不足之為患患上下之不安爾上下之分定則均而和和而安矣均則不嫌於貧和則不嫌於寡至於安則無傾覆之患

矣東溪劉氏曰均則無貧不必利顓臾之有以為已富也和則無寡不必兼顓臾之土地人民以為已益也安則無傾不必去顓臾以憂子孫之不支也　內寧則外自服就使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以來之於其來也則亦安之而已此為國家之常道也由求相季氏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如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方且相與謀動干戈於邦內以逞其欲夫季氏魯卿也瘠公室以自肥不均不和而內變且作矣求徒知夫顓臾為季氏子孫憂而不知其禍將起於蕭牆也

伐顓臾之事則專責於求相夫子之事則併由責之蓋為季氏計者求也至於不能勉季氏以道則由亦不能逃其責矣本註䟽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武夷吳氏說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集曰希少也孔氏註陪臣家臣也馬氏註國命國之命

令也不議言無非議之者也邢氏疏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禮樂以明分征伐以討其不然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上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下莫敢干之也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秉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不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也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一也庶人不議者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也東溪劉氏曰天下有道在上者總其政而其咨訪亦及乎芻蕘之賤當是之時民有公言而無私議天下無道大夫竊執國柄雖士君子之言亦壅於上聞於是庶人始私相非議於下又其甚至於道路以目而天下之情窮矣雖然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為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述夫天理而已矣南軒張氏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故夫之夫音扶餘如字

集曰五世謂魯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逮及
也四世云者自成公至定公則四世爾三桓謂仲
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微衰微
也註疏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三家始盛專制魯國
之賦而禄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
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禄去
公室政逮大夫而知三桓之子孫必微亦以其理
勢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饜之心則

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禄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南軒張氏　晦菴朱氏曰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又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彊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彊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彊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

失之也東坡蘓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並平聲辟婢亦切

節釋曰友直則無隐而有過必聞矣友諒則不欺而相與以實矣嚴麓趙氏曰直者以義相正諒者以信相與友多聞則學博理明而可資以講貫矣是皆有益於我者也便習熟也善能也便於辟則威儀之修飾也善於柔則容色之嫵媚也便於佞則言語之諂巧也是

皆有損於我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切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釋曰樂喜好也樂節禮樂則有進反而無銷放而不失其中和矣樂道人之善則有企慕而無媢嫉而惟見其宏裕矣樂多賢友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而有以輔成吾之德矣此其所以為益也驕

樂以驕矜為樂也樂之則其志傲矣佚遊以佚遊為樂也樂之則其志荒矣宴樂以宴安為樂也樂之則其志惰矣此其所以為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集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龜山楊氏愆過也躁謂躁急不安靜也隱謂隱匿不盡情也註疏瞽無目者也晦菴朱氏侍於君子或有問焉終則對不問則不敢對各

當其可而已言未及之而言是未當言而先言也故謂之躁言既及之而不言是所當言而不言也故謂之隱顔色未相接而遽有言焉是又有甚於躁者若無所見而妄發也故謂之瞽三者皆不中節者也故謂之愆本南軒張氏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少失照切

集曰或曰戒者心有所警省而禁制之謂剛彊也得貪得也好色好鬬與貪得之心三者皆血氣之勝也自少至老無一不在所戒然各隨其血氣之盛衰而又有偏勝者焉故夫子於此必表而出之也盖男女之欲惟年少者為最甚也少之時而以色為戒以其血氣之未定也年既壯而血氣剛矣則易為勇力之所使故其所戒則在於鬬至於老而血氣衰矣色與鬬無足逞矣日暮途窮憂慼百

集則貪求苟得之心勝矣故其所戒則在於得焉成都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集曰畏者嚴憚之意侮戲玩也晦菴朱氏天之命我者是理也則奉若之而弗敢失大人盡乎是理者也

則尊敬之而弗敢易聖人之言當乎是理者也則佩服之而弗敢違然是三言皆主於畏天命小人不知是理之所在則反是而莫之畏也天命且不知畏其狎大人侮聖言宜無所不至矣本南軒張氏說

隱戴氏曰畏者進德之機也人唯無所畏也而後動於惡故小人為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有聖賢之語然後得以自便其私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集曰困謂病於有所不通也孔氏註生知者天禀全粹不待學而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則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也若困而不之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為下愚矣此章所以勉人學也南軒張氏

又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勉夫困而能學者之為上也此章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

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此戒夫困而不學者之爲下也聖人之於人或勉之或戒之皆導之以歸於善其言各有當也 成都范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集曰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 晦菴朱氏 温和易也恭莊肅也忠者中心

之誠然也敬者敬其事而不敢忽也疑者心有所未安也問者求以釋其疑也難者患難也忿思難則必懲其忿矣義者宜也見得思義義所不當得則不敢以苟得也白石錢氏九思各專其一伊川程子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充而人欲之所由遏也南軒張氏張氏曰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此之謂思誠上蔡謝氏

節釋曰視聽言貌思五事之目也此章以思為

四者之主又加以色之與事疑之與忿無見得而為九思其示學者省察體驗之功益密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探吐南切與平聲

節釋曰探試也馬四匹曰駟首陽山名見善如不

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為善之不勇去惡之不力中人皆然也夫子謂吾固見其人矣亦嘗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為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此非立志剛信道篤不以窮達死生累其心者不能也夫子謂吾固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夫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求之於今則

齊景公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求之於古則伯夷叔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孺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是以雖居諸侯之位擁千乘之富其沒也曾無一德之可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

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而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然景公達而在上者也夷齊窮而在下者也夫子論夷齊之事而必以景公對言者蓋所以明夫君子之得行其道初不拘於富貴利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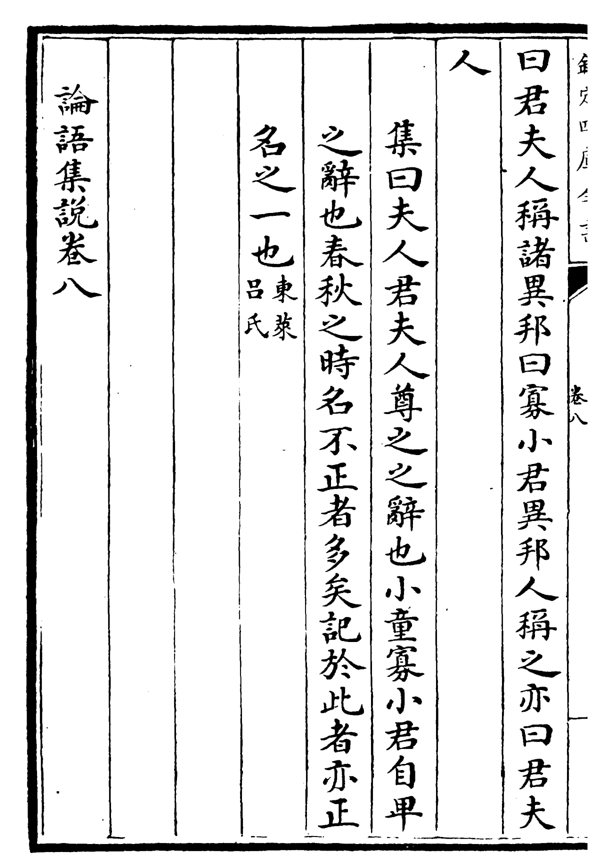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

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亢並音剛遠去聲

集曰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子指伯魚而言也有異聞謂聞於孔子也嘗獨立謂孔子獨立之時也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此孔子之言也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踈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

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能立也晦菴朱氏曰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當孔子獨立之時伯魚之所聞亦不過如此爾陳亢以伯魚為孔子之子故有異聞之問及聞詩禮之對又以為聖人之遠其子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本註甌南軒張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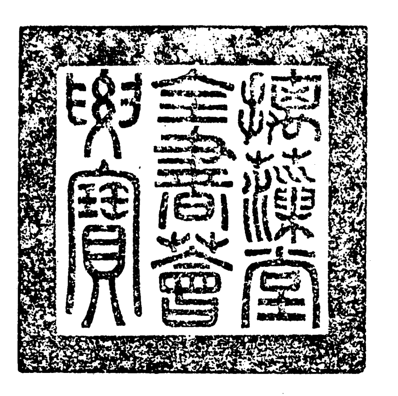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曰夫人君夫人尊之之辭也小童寡小君自卑之辭也春秋之時名不正者多矣記於此者亦正名之一也東萊呂氏

論語集說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盧　應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